

## 学山诗话 民国 夏敬观

“方略新奇古未闻，黄中编入羽林军。汉中米贼全烧堞，帐下萧娘（原注：梁临川王宏）尚册动。碣石夜飞键户牝，玉河朝罨入烽云。檀萝蚁斗南柯内，肉搏三旬未解纷。”“漫长将成八月凶，既非横策又非纵。国书祈请三牛耳，（原注：鞞国电三与俄、英、日本，请执牛耳，与各国排难解纷）。尘拂驱除几马蜂。（原注：时相云：‘群夷大马蜂耳，蝇拂子驱之足矣’）。妖术并无五里雾，岩关已失一九封。徒然遵养时之贼，（原注：陶侃骂王导语）。桂观兰池满夕烽。”右袁爽秋太常昶咏史诗，绿自其《庚子日记》中，前一首六月初十日作，后一首十二日作。爽秋太常，光绪庚子拳匪之乱被害三忠之一也。是月初五日记，载《上荣中堂（禄）略园书》云：“再密陈者：大羊异族，罪恶滔天。自道光庚子粤东烧烟土案，直接此次烧夷馆，始知惩舰，首尾适一甲子。天道好还，网恢不失，此殆自然之理数，岂人力所能为耶？惟目前巨衅，起于民教互仇，认畜交。此次决战，宜提开俄日本两国，而专与行教之各国为仇敌，乃于事理为协也。日本经圣慈柔远闳谟，前派刘学询、庆宽聘问，订有密约，煞费周旋，久钦宫廷妙用。俄自圣祖仁皇帝，命内大臣索额图，订《尼布楚互市约》后，乾隆中，特开恰克图市场，二百六十年全盛之世，且未尝失和。丙申年，大学士李鸿章，又密承庙谟，与俄君主订立密约。一决裂，则新盟顿寒，前功尽弃。此应分别办理，一也。日本与俄从无一教士教民，在我内地煽惑生事，不宜无故开衅。师出无名，二也。然此特以情理论之也，若以地势论之，尤不宜轻开边衅。俄重兵屯扎在阿穆尔东海滨两省、旅大两口不少；日本自广岛趋对马岛，由之罘薄津沽，不出三日可达，地近而偏，调陆军视各国为易。此可与联络合势，以共拒欧洲各强敌。即不助我，亦可使守局外，而未可不分皂白，概屏之为鲸鲤魑魅，而我自措足于孤立无援之地。此兵家形势所忌，宗社存亡之机，尤当审慎，不宜付诸孤注一掷，自召土崩瓦解之局，三也。准拳仇教，恐大江南北哥老会梟匪，皆借仇洋为名，闻风而起，必有甚于十七年之教案，非疆吏所能弹压。江路一有阻隔，漕粮京饷，必难北运，饥军哗溃堪虞，尤不能不预计者也。为今之计，必急图补救之方，似仍宜从先清城内入手，以安夷心、保物产为主。除拔出俄日两国使臣外，俟东交民巷黎庭扫穴后，移宋董诸军，会同庄邸刚相，押送义和团，开往津沽，俾当前敌，而以诸军鞭笞严督其后。胜则勒部编伍，汰弱留强，如曹公收黄巾精锐，编为青州兵之法；败则付诸虫沙浩却，以绝后患，可两得之。幸天佑宗社，雨泽时降，大半可散而归农，免致盘踞鞞毂之下，不久且生变。此患渐去，则中外离合和战之局，可以审机因应，一面兼促合肥使相，入都谋之。天若柞圣清，俾社稷危而复安，金瓯缺而仍补，则中堂与执政诸公，斡旋危局之功

，水永与庙堂丹青，河山带砺，剖符无极矣。昶自前月召对，不称旨；又上书两邸，并草一摺，坐与朝议相枘凿，箝口触网，不敢复言事。顾臣子当急君父之难，义不敢默也。敬为门下密陈之，俟采择，大局幸甚。”（原注云：略园深以为然，遂发三国电添入英）。初八日记，又载代黻兄草奏，云五不可恃：官军、义和团、津防、叶祖珪明师、军饷。急救之法五，其二为拔去俄、日本两使，仍令李鸿章联两国之交，以减敌势。其三为饬诸军督押义和团，往津沽当前敌，以除后患，盖太常所陈书之宗旨，略园仍未了然，故诗中有“既非横策义非纵”之句。初八日记：“闻设督办军务处（端庆二郎邸相崇公）于禁垣方略馆，崇公（绮）力主借拳剿洋，并谋拆津铁路，以限戎马之来，可谓谬极愚极？”初九日记，载其出门拜客云：“出后门，城西拐角，起楼櫓，高与墙齐，架炮攻西什库。出顺治门，绕前门，由东便门入齐化门，红巾处处有之，真亡国之兆。汉季以黄巾亡，元季以真红巾亡，批政感召一也。”观此，知方略黄巾，亦纪实之语。

朝政窳败而清议出，党祸兴而宗社覆，自古皆然。清同光间，高阳李文正当国，一时清流附从，所称备起居、能建言者，不下十数人。戏为品题者，皆以五官四体之字目之，如“清流头”、“清流喉”、“清流舌”之类，惜今不能悉举其目而属之谁某也。马江之役，丰润张幼樵（佩纶），会办福建军务，军败遁走。甲午之役，吴县吴清卿（大澂），自湖南巡抚，疏请出关，兵败，仅以身免。文人典兵，无后一辙，说者讥之。二人者，皆当时所称清流也。幼樵以罪发军台力，赦归，遂为李文忠，番禺梁文忠（鼎芬）《题瞿盐法廷韶快园图》诗云：“舅氏后先登玉堂，兄取二士瞿与张。簟斋习儒不习战，一旦消摇归洞房。”簟斋，张佩纶别号。张清华，字兰轩；鼎华，字害子，乃文忠之舅氏。簟斋中庚午顺天傍，为兰轩所荐也。马江之役，簟斋实误戎机，无可讳言。然其时中外兵力器械，已相差甚远，实亦无由致胜。主战者不量力，皆清议之咎也。甲午亦坐此病，李文正、翁文恭主战于上，清议诸公慷慨激昂于下，实皆未明敌势也。

实竺坡侍郎廷有《偶斋诗草》，其《送张文襄之洞巡抚山西》诗云：“舆君生不幸，值此时事艰。相从侍彤廷，抗疏同直言。君言富经济，我言空击弹。岂不触众怒，实赖圣德宽。君今当远行，使我涕洟澜。性疏罹祸易，恩重全身鸡。久此共忧患，不乐君高遥。羨彼求友鸟，和鸣幽谷间。故人何扬州，直谏剧激烈。前岁送南行，一句成永诀。人生重聚散，生离即死别，天涯纵健在，重见实难说。我头已有霜，我鬓渐添雪。光阴不暂留，莫负头上门，明门朗如日，燕晋清光俱。云雾时往还，山川阻修途。大上恒此月，地卜阴晴殊。只影却独照，索居卒长吁，安得好风水，时时为扫除。千里共相望，异地离怀舒。去

年对便殿，惟我三人同，强项抗君议，葵藿抒愚衷。去秋黄叟去，祖帐飘西风。今兹复送村，严凝常隆冬。露归太行西，月出沧江东。梦中纵识路，魑魅愁相逢。诗郎与盛伯熙祭酒显，同为清宗室，俱当时清流，而均能诗。张文襄《拜竺坡墓》诗云：“子政忠言日月光，清贪独少作金方。市楼一瑾良乡酒，那得鱼头共此觞。”用事切合。侍郎于光绪壬午典闽试，归途过浙，娶江山船娘为妾，知将为仇家所劾，遂自劾罢官，纵情诗酒。袁太常诗所谓“豪华声伎终为累，竹箭摧残未改筠”也。时又有为俳句调之者曰：“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。”盖所娶船娘面麻也，可谓谑而虐矣。

盛伯熙《杜鹃行》，哀绵竹杨叔峤（锐）作也。诗云：“杜鹃啼血声不止，白衣少年佐天子。翻云覆雨骤雷霆，竟与逆人同日死。死意无名世上疑，朝衣仓卒就刑时。似闻唐代水贞际，刘柳诸人有狱词。经史蠕胸掌故熟，鳌氏未诛苏氏族。归隐泉明奔姊丧，解官亦欲持兄服。隐忍徘徊恋主恩，主恩深厚敢深论。茂陵遗稿分明在，异议篇篇血泪痕。剧怜六馆夸高第，亦复城南饮文字。黄（漱菡）李（仲约）当时皆伟人，与尔论交折年辈。万里魂归蜀道难，觚棱晓日亦年年。杜陵漫洒云安泪，从此西川有杜鹃。”戊戌政变，六君子就逮，未有考辞，即骈戮东市。叔峤恂恂儒者，与谭嗣同、林旭辈，意气不相类，而亦陷不测之祸，可哀已。叔峤有《说经堂诗草》，其《定兴道中》云：“自入燕幽地，平沙不见春。日高尘过马，天阔树如人。驿路遥通蓟，河流并向津。惭非游侠客，长剑亦妨身。”第二联写北道萧条景象如绘，诵之若身历其境，张文襄（之洞），当同治辛未重九，有慈仁寺登高之集。座客有周苻农、陈六舟、谢摩伯、朱肯夫、李蓉客、王廉生、董岷樞、陈逸山辈、寺有毗卢阁，可西眺玉泉诸山，下榄房沟桥人物。文襄诗云：“晓起开门风叶落，白日忆弟心不乐。（自注：舍弟还南皮，令闻其病）。佩壶欲上西山头，但愁日晚上鱼钥。渔洋老子耽秋吟，黑窑厂畔曾登临。今日平冈上樵牧，寒云碣石空阴森。忽忆慈仁有高阁，百级三休试腰脚。晴烟隐约浮觚棱，万瓦鳞鳞压罗郭。使我百忧今日宽，翩然衫履来君贤。开口且从杜牧笑，枯颅谁谓参军颠。力士酒铛舒州杓，仰天醉看秋云薄。王郎摩挲井阑字，谢公面壁看书势。东乡大嚼西停杯，二陈豪逸各有致。高台叶响夕风起，薄寒清瘦愁朱李。就中祭酒长沙周，承平先进常同游。手抚松鳞几围长，舍利满塔僧白头。董老五年离京国，幽栖良会惜难得。倒冠落佩都相忘，何用唐贤画主客？清霜未高蟹未肥，篱菊未孕寒花稀。莫嫌花少蟹螯瘦，犹胜岁晏征鸿归。夕梵钟鱼出林表，尚道行厨莫草草。却怜寓直潘安仁，高阁翳日思鱼鸟。（自注：潘伯寅侍郎，以在直不得与会）。佳日行乐须及时，楚客何必生秋悲。不见阁后累累冢，酹尽千觞彼岂知。门外马嘶奴执鞚，游客倦行主僧送。独携残醉辞双松，菜市然灯街鼓动。”文

襄此诗，纯学东坡，笔力矫健，百余年来，纱帽头诗，当首屈一指。闻是日请客，忘备酒筵，众宾已集，始及觉察。乃访得距寺最近者一小饮食馆，而令具筵。及入坐，肴喂大精，众皆赞赏，即广和居是也。由是驰名，数十年中，遂为京曹雅聚之所，前数年忽关闭。人事沧桑，可为一叹。

“谁解奚林文字禅，鲁珍题罢复云泉。空山佛屋谈碑处，方外风流二百年。”何子贞（绍基）《题所藏黑女志》三绝句之一也。子贞得《张黑女志》于历下，为奚林物。奚林者，名成博，诸城人，灵岩之僧也。翁文恭（同龢）《瓶庐诗钞题乙瑛碑》云：“奚公石墨填禅窟，媛叟重将真面开。会见藩阴君表颂，走将竹影研斋来。”奚林所藏宋拓《乙瑛》，为徐颂阁尚书所有。子贞所藏《石门颂》，亦奚林旧物。奚林尚有《张迁碑》。竹影研，颂阁尚书斋名也。又《题残本》云：“尚书珍秘奚林本，贾客徒夸鲠研藏。自笑寒酸老居士，摩挲残墨抱余香。”鲠砚，沈仲复斋名也。《重题》云：“成搏已入榕全匣，犹喜鲜溪有墨绿。得见参寥真面目，谈碑未了又谈禅。”清代僧人，好古博雅精鉴赏者，尚有六舟和尚。而此派题金石诗，乾嘉诗人最为擅场，皆前代所无。瑞安孙渠田学士锵鸣，过巢县明光店，题壁诗云：“四年牛马走风尘，浩劫茫茫胜此身。杯酒难浇胸磊块，枕戈试放胆轮困。愁弹短缺成何事，力挽狂澜定有人。丝鬓渐雕旄节落，关河徙倚独伤神。”“巢湖看尽又洪湖，乐土东南此一隅。我是无家失群雁，谁能有屋稳栖乌。袖携淮海新诗本，归访烟波旧钓徒。遍地槁苗待霖雨，闲云欲去尚蜘蹰。”诗不甚高，亦不多见。道光丁未会试，学士作房考官，李文忠（鸿章）、沈文肃（葆楨），皆出其门。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，甚为牢骚。一日领门生鞦，谒见太老师翁文端（心存），文端善风监，首见李文忠，即大惊赏曰：“是人功业在我辈上。”以次见及沈文肃，又激赏曰：“当为名臣。汝房中卷虽少，得此二人，复何憾。”其后罢官不出，优游乡里，皆李沈两门生所照应。学士弟琴西太仆衣言，有《逊学斋集》，诗较学士为工。《至明光，无可凄，止在空舍中一宿而行》云：“叩户求依止，相看若未闻。不知贫太守，恐似故将军。鸿雁无安宅，豺狼有辈群。鸡楼话童仆，从宦复何云。”是时太仆外放知府，官安徽也。学士明光店题壁诗，正赴皖省弟时所作。其后太仆官江西布政使，迎兄同往赴任。沈文肃方为江西巡抚，学士不先谒长官，而遣仆以兄之名刺问候文肃，文肃乃不得不无往谒师，而以巡抚先拜布政。太仆绩学，而性狂傲，嗜鸦片。久之，文肃方招同城官属，将议厉禁鸦片。同官皆集，独布政久候不至，促之至再，而珊珊来迟。入坐，即大言曰：“甚事如此之急？司裹尚未将瘾过足。”举座愕然，竟不得开议。文肃以其为师之兄也，隐忍至年终甄别，以“文学甚优，宜列侍从”为考语，遂内改太仆寺卿。

丁文诚（宝楨），《中条山访阎丹初司空》云：“中条山色静分明，知有贤人隐上清。绕径柿林秋气肃，到门竹影夏寒生。相逢白发伤迟暮，共嚼青蔬感世情。我愧抗尘君抱洁，要将晚节证前盟。”阎文介相国抚山东，文诚官布政使，与之志合，为治以综核称。黄崖教案，文介所办也。张积中者，周太谷、李平三之徒也，即大成教，亦曰平三教，聚徒讲学而已。入其教者，多以贖财供教用，非八卦教之比也，黄崖山在肥城，山前后止一径，号为深险。时捻匪纵横，齐豫间土民，及士大夫之流寓者，多移家入山避之。会张积中父子，亦结会山中。文介闻而恶之，招之，匿不出。捕之，其徒率众相拒格。文介怒，徵兵万人，围而焚之，居者千余家皆歼焉。事平，以妖人惑众敛钱谋逆入奏。韩叔妃《黄崖山谣》云：“黄崖何高高，中有妖人巢。妖人但敛钱，那解藏弓刀？黄崖何密密，栉比多寓室。可怜唯一径，既入不复出。中丞捕妖人，健儿乐烧焚。马后载妇女，马上驮金银。凄凄复凄凄，妇女掩面啼。初不识妖人，见谓妖人妻。中丞奏天子，妖人尽磔死。人死无一降，黄崖竟若此！”观此诗，可以知狱之冤也。文介以廉直名，往往矫枉过正。其当国时，士大夫揣摩风气，貌为直介，而内实贪枉者，不乏其人。仪徵卞宝第为言官，至参劾胞兄直隶通水道宝书贪墨革职以沽直，用是显贵。文介身后，人始知其大富，不知其用何术取多金也。文诚清廉，身后无余财，则与文介异。同治己巳，六品蓝翎太监安得海，称中旨遣赴苏州，采买缎匹，自潞津诉运河南下，建龙凤旗帜，所经过，地方官为之下，莫敢发者。文诚时抚山东，檄吏追捕。至德州，执而鞫之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奏论置于法，随从太监苏拉镰手，斩绞发黑龙江如律。其督川也，礼延王闳运长尊经书院，风流文采，均非文介所能比。文介在户部，严窵名实，下教诸曹郎，分日入谒。尚书坐堂皇，旁一司官执簿唱名，堂下声诺，如点隶呼囚者然。李爱伯（慈铭），时官江南司，手书累千言，责其非政体、不当辱朝宫而轻量天下士，始寢其事。文见《越鰻堂笔记》。

新建勒公遂（拔草），为勒少仲（方锜）方伯之子，天赋颖异，有圣童之目，秉性落拓不羁。游沪，沈溺于倡楼，曾毁一妓室之灯，妓泣诉于警。明日，遂以贖倾购一灯店，悉今载之，以往歧所。率以是为豪，遂致穷闲，至老潦倒。其诗成就亦甚小。《依微》一律云：“怪得依微漏点清，枕函邀梦兀难成。春归始信花无谓，夜短终疑月不情。十二碧城迷处所，两三红袖自生平。银潢咫尺沧波回，奈此流云叶叶声。”少仲方伯工于词，有《博桑集》。公遂此诗，饶有词意，使攻倚声，必过乃父也。

高伯足大令心夔，宾于故协揆宗室肃顺之门。肃顺用事，数起大狱，顾颇礼士。及事败，往来门下者皆避之，独伯足有生死之谊。其《城西》二首云：“连云列戟羽林郎，苑树依然夕照苍。一狩北园盛车马，再寻东合杳冠裳。滌兰若

污生前佩，炷麝能生死后香。赫赫爰书铸卣享史，天门折翼梦荒唐。”“宠冠亲贤料遽衰，致身胡取亟登危。将军清静归醇酒，公子声华误绣丝。（校）

（“系”原误作衣）。坊乐入筵天庆节，殿材营第水衡司。十年风谊亏忠告，江海埋流此泪垂。”张文襄（之洞），尝讥伯足诗无二字相连者。又尝谓陈伯严（三立）诗为学伯足。观此二诗，文从字顺，岂其然耶？咸丰中兴将相，皆定陵简拔之人，而肃顺实启沃其间。伯足有《中兴篇》云：“冲皇受贺朝明堂，国有元老平南疆。锺山九隧迅雷捷，扫穴万里真龙骧。五年荆襄画地势，一旦扬越通天光。遂连长围举京观，转策飞将穷飘扬。假息周星不更贷，长鲸短狐从灭亡。景风协律开庆典，亚相金印题紫囊。介弟虬服最辉映，次列圭璧铭锺梳。‘采薇’‘采薇’咏未已，汰遣部曲耕资湘。别留滕幢置十镇，率然首尾江防峻。侍郎威略湖海知，霆车转战兵无顿。七闽督师匡复才，西征宿将宏农隼。寻常蹶履牙帐闲，开府连圻对昌运。肥淮壮士起中原，一旅平吴竹当刃。文致太乎武定乱，王民执虏同虎奋。北塘要盟我所衔，入城白帽犹犯顺。惶机应归黄发翁，艰难念自先朝进。文宗诒谋深且奇，默祷申甫当倾危。翰林潘卿谏台赵，荐疏但入皆颌颐。侍臣故有造膝请，首赞大计承畴咨。口衔两江授楚师，所为社稷他何知。乌乎受遗左军桀，倏忽谋逆丞相斯。君亲无将与众弃，不济则死忠成欺。国家除恶方务尽，功轻罪重谁敢疑？谬哉区区擢要领，不睹告庙分封时。况论成败虽人力，亦喜神明扶正直。当时曲突岂与宾，此日登坛动高职。垂痍将上勋业雄，尝胆君臣忧辱极。范燮陈诫戎马前，葛亮抗表擒蛮役。吾皇治统茂康宣，紫光剑佩新颜色。台辅宜宏退让风，法宫日养恭俭德。凤鸣河清莫虚致，普天率上还耕织。人生有命佐中兴，明哲兼垂后贤则。”此诗学杜学韩，功力甚深，固亦无晦涩不解之处也。

兴化刘融斋中允熙载，同治三年视学广东，一介不取。引疾归，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，著有《艺概》六卷。其《诗概》一卷，所论自汉魏及赵宋而止，所以示学者作诗之法备矣。《词曲概》一卷，察其所学，盖短于词而长于曲。其论曲韵颇精，特误以入声配隶三声，《中原音韵》自一东锺至十九廉纤皆是。考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，实以入声分隶支微等韵，融斋非不知也。又言诗韵有入声者，东、冬、江、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、阳、庚、青、蒸、侵、覃、盐、咸是也。北曲韵俱无入声。诗韵无入声者，支、微、鱼、虞、齐、佳、灰、萧、肴、豪、歌、麻、尤是也。北曲韵即以东冬至盐咸各韵入声，配隶支微等韵之平上去三声。其言适与考古音者所言相反，盖知度曲而未攻许学也。其言曲韵，自《中原音韵》始分阴阳平，明范善溱《中州全韵》始分阴阳去。后人又分阴阳上，且于入声之作平上去者，均以阴阳分之。上有阴阳，融斋未指出自何人始，但云“后人”，其与融斋同时耶？抑前于融斋耶？近人以为

吴瞿庵所发明，盖不然矣。《艺概》一书，虽不无误处，其精博之处，究非通儒不能为。高伯足《怀人绝句》有云：“熟糠含菽老为儒，经舍连云雀彳厨。咫尺名园浑万里，海滨偏著董江都。”谓融斋也。

侯官林文忠公则徐，以禁鸦片入中国，焚烧英人所运鸦片，致被谪遣戍伊犁。有《感怀诗》二首，其胸次洒落，性量和平，于诗中可见之，诚不可及也。诗云：“霜雪头颅百感生，驰驱王事到边城。沐猴恶作投梳刷，老骥羞为伏枥鸣。家国藐躬难重寄，妻孥褷指算归程。微间荐剡尘天听，转恐衰慵负圣明。”

“历升沈万去可磨，余生忧虑问谁多？客居夏日真如岁，宦海无风亦有波。赵鼎敢云犹崛强，冯唐底事叹蹉跎？胸怀坦荡平如砥，不信人间路坎坷。”禁烟之事，发端于宜黄黄树斋侍郎一疏，文忠在粤，办之尤力。和议成，文忠被谪。桐城姚石甫以防台功，亦坐罪被逮。建甯张亨甫（际亮），力疾入都营救，石甫卒降同知，发往四川。亨甫竟歿于都。时树斋侍郎亦坐疏奏负咎，左迁员外郎。洎穆彰阿、琦善败戮，文忠、石甫始起用，树斋则竟流宕江关以死。树斋有《仙屏书屋诗集》，张亨甫称其诗气韵高雅，神采渊秀，婉约而不尽，优游而不迫，骏骏乎力追汉唐作者。今特录取近体数首，以窥一斑。《德州赠舒自庵刺史》石：“别思秋风紧，归程落日催。田收四村出，河折万艘回。膏泽关民瘼，艰难见吏才。何当重把袂，濯锦对园开。”《过仙霞关》云：“七百崎岖路，何人一剑通？老兵知地势，儒力惜民风。龙卧深潭静，乌啼晓戍空。三山应在眼，春水照花骢。”《喜郭羽可至京》云：“太息风尘老郭隗，夕阳疲马又燕台。诗声疑挟黄河至，画意添将红药开。四海交游几兄弟，千秋事业一云雷。天心莽莽终难问，赖尔雄谈佐酒杯。”树斋与歙徐廉峰编修宝善、益阳汤海秋户部鹏、及张亨甫，用文词诗歌相推重。于亨甫交尤笃，谓其诗文，嘉道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。姚石甫亦谓前明以来，闽粤诗人，无过郑继之、屈翁山者，近惟亨甫最为杰出。

清嘉庆癸酉天理教林清、李文成之变，仁宗在热河，归途谒东陵，次白涧行宫，猝闻禁城有警，拟之京东，调大兵成列而后进。董蔗林相国诰随扈，力言京师根本地，林李不足患，请速回以定人心。帝悟，即日回京，次燕郊。适英煦斋以所统兵焚横村及宋家庄、董家庄巢穴，并禽其渠首，迎驾还宫，三日而定。姚石甫诗：“彭纪书多理未醇，先皇命相本知人。他年一语回车驾，始信江都社稷臣。”自注：“嘉庆初，大学士缺，时望在彭纪。上曰：彭元瑞、纪昀读书虽多，而不明理。特命文恭。文恭，董蔗林谥也。林清首称兵于畿南，遣陈文魁、陈爽，潜结太监阎进喜等，阑入禁门。林清先以习教被繁，既释归。数年间往来纠结于曹、街、齐、鲁，其众至数千人。阉寺职官，竟有预其谋者，而未举事之光，曾无一人抉发。藏利刃，怀白帜，度越门关，饮于都市，无

讫而知者。禁兵千计，阖门而击之，俄顷可尽。乃两日一夜始平，则当时朝政之渐陵于隳替可知矣。”石甫感怀诗云：“往昔骚南楚，深宫岁几劳。万方才喙息，三辅又旌旄。竟落昭阳瓦，空掬卫士刀。安危仗元老，吾辈首重搔。

”又《杂咏》云：“翠罕霓旌塞上回，云屯虎士遍中台。如何紫闼澄心殿，忽见青磷战骨灰。卫国神灵凭庙社，从官词赋惜邹枚。天书已下真垂泪，白首何人济世材？”“都城迢递密云东，辇路苍茫积气通。一道滦河盘上谷，八屯骑士接离宫。黄旗走马犹天外，赤手探丸竟日中。三辅从来多盗贼，令人长忆尹扶风。”“闻道南徐战垒寒，长河浊浪急风湍。妖星北去方鸣矢，社火东来又揭竿。燕市少年屠狗业，楚人故技沐猴冠。买生痛哭长沙远，独坐寒林策治安。”“黄沙白草野茫茫，落日行人恐大梁。烽火一时连蓟北，军书千里震维扬。总戎殊锡恩尤重，小丑专城势剧狂。禁旅如云须急战，不应持守费储粮。”叶昆臣爵相名琛，汉阳人。道光十五年乙未进士，由庶常授编修，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，加一等男爵，太子少保。咸丰初，以使相督两广。时有逃匪为英吉利兵船所匿藏，粤水师不明国际法，追缉误登英艇。英人遽进攻广州，捕总督去，羈于镇海楼中，年余而歿。相传昆臣有感怀诗二章。诗云：“镇海楼高月色寒，将星翻作客星单。纵云一范军中有，怎奈诸君壁上观？向戍何心求免死，苏秦无恙劝加餐。任他日把丹青绘，恨态愁容下笔难。”“零丁洋泊叹无家，燕札犹存节度衙。海外难寻高士粟，天边远泛使臣槎。心惊跃虎笳声急，目断慈乌日影斜。惟有春光依旧好，隔墙红木棉花。”是时清廷慑于外患，内外臣工，又皆不谙交涉。大臣被执而死，可云耻辱，乃转加罪爵相，革职以谢英人，事较鸦片案林文忠被罪遣戍，为尤伤国体也。昆臣弟润臣阁读书澧，能诗，有《敦夙好斋集》。方其在都门，闻翁覃溪曾孙女溷迹市中，贫无以度日，引为己女，择名门子嫁之，士林称其仗义。王子寿悼润臣诗，有“引被哀家祸，含凄出九门。之句，盖谓其兄昆臣死事也。

甘泉陈藕卿明经志和，有戒烟诗六首云：“继晷焚膏趁少年，青灯相守又青毡。绳床入定几成佛，金鼎烧丹便是仙。不觉风尘添鹄面，顿教火色上鸢肩。侍臣那许相如渴，云梦平吞气万千。”“何曾苦尽便甘来，受尽熬煎惜不才。晚近人情工附热，中年壮志易成灰。龙潜西蜀云常卧，豹隐南山雾不开。长物都教付焦土，反夸嘘蜃出楼台。“惊心曲突徙薪迟，海禁关讥每透私。民用竟教同饮食，国肥偏听剥膏脂。军门电檄阶星火，给事封章道漏卮。究是愚顽甘梗化，煌煌象魏布多时。“忙中岁月易销磨，到此真教唤奈何。处士希夷惟有睡，先生安乐不离窠。起来日暮穷途远，谈到更深众怨多。惟愿祖鞭今早著，人生能得几蹉跎。”断尽柔肠更断魂，此中甘苦不堪论。寒心骨肉呼家贼，藉口亲朋负旧恩。蓝褛夜裳人尽厌，支离面目已无言。城边桥下三神庙，满地横斜



总血痕。”“无论终年不离床，果然呼吸判存亡。红丸喜试房中术，紫背难求海上方。上国有人争粪土，中原何日扫揜枪？分明鸩毒偏相近，此癖真疑有别伤。”诗非高品，然以箴膏肓，起废疾，固属有心人。鸦片之毒，至今犹存，其贻我以毒者为谁，国人应不忘之。殷顽不悛，则亦已矣。乃今日年少士人，犹有甘此癖疾者，何其自暴自弃也。顷又见沈芷邻茂才五言一首，较陈诗为佳，因并录之。其诗颇似试帖体，试帖例六韵或八韵，此独九韵，盖故作滑稽也。诗云：“卅六芙蓉外，偏教异种传。犬夷工布毒，鸦片别名烟。炉火煎来急，丸泥削去圆。载归螺盒小，挑出难膏鲜。狂药人争饮，迷香洞共眠。胶投成水乳，筒吸耸山肩。枪法双枝乱，灯光一豆然。食同潮有信，消此日如年。流弊伊何底，讼杏续命田？”

番禺张南山（维屏），以诗见知于翁覃溪。丁卯戊辰寓京师，每过苏斋，辄为论古人诗源流异同，不倦，覃溪讶为诗坛大敌。道光二年成进士，官湖北黄梅县知县，改官江西，署南康府知府。暇日至白鹿洞，与诸生讲学，建奎苏二公祠于庐山，祀太白、东坡。未几罢官归粤，与友数人于白云、蒲涧之麓，筑云泉山馆居焉。年八十，至咸丰九年三月，赋诗辞世，而题曰九月，果以九月十八日卒。疾时诵渊明诗曰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”盖生当乾隆之际，宇宙清平，至是海孽鸱张，粤垣再陷，盛衰之际，其奇慨深矣。覃溪《云泉诗》云：“广州城北云泉馆，张子索我《云泉诗》。白云濂泉我未到，八年吟望恒于斯。远追坡公访信老，自寻云外泉出诗。近忆渔洋赠范衲，听泉来叩安期祠。百年前记苏诗石，石题亦勒崔公词。我题粤东金石遍，竟未访得苏崔碑。临别白云若回盼，又四十载诗梦驰。诗翁逸客今选胜，买地一揽云泉奇。倚山临涧结亭合，众绿飞起珠江漪。环碧之楼拜往哲，得非菊坡书室基。苏崔精灵尚来往，且莫远问秦安期。菖蒲劈竹杂涧翠，木棉花风交荔枝。他年蒲涧补山志，月坡云径连轩池。重立苏崔题刻石，渔洋诗或镌并垂。八年未到俗客耳，我诗焉用疥壁为。涧香正发紫含笑，愧答优钵昙花师。”覃溪上于作考订金石诗，此诗亦犹是其金石诗作法也。南山性爱松，晚自号松心子，又自号珠海老渔，有《听松庐诗文钞》。

清代诗自歙县程春海侍郎拔识多士，风气为之一变。遵义郑子尹（珍）出侍郎门下，其《巢经巢诗》遂为晚清之冠。番禺陈兰甫（澧），亦为侍郎所得士。二君皆湛沈经术，不徒以词章名也。谭玉生教授莹，尝谓：“壬辰科程侍郎典试粤中，侍郎淹博而兼游艺多能者也。榜后，诸名士集白云山云泉山馆。酒酣，侍郎慨然曰：‘粤东今日可谓盛极矣。然盛极而衰，天之道也。此后二十余年，乱从粤东起。再遇十年，乱将天下，不堪设想矣。’时曾拔贡钊，亦溺于汉人《洪范》五行之学者，輿侍郎往复。侍郎笑曰：‘子无为杞人忧，吾与子

不及见矣。’随谛视座中人曰：‘及见止谭子耳。’后五年，侍郎卒。甲寅洪榭起，曾拔贡亦卒。丁巳以后，内外交讧，几如阳九百六之期。而当日同席诸公早皆物故，惟莹独存。”玉生所记必不妄。侍郎殆通天人之学耶？侍郎遗集为祁文端（隽藻）所刊。《舟过泰和，张南山同年邀登快阁，归饮衙斋，别后奉寄》云：“十年睽张侯，一笑登快阁。浑忘别甚速，且述相见乐。出处忧患际，耿不废著作。必逢新噩质，急告不待索。长筵烂漫兴，良夜深浅酌。庄语间谐语，思之恍如昨。续欢在今日，今日日又落。下有东逝水，上有西飞鹤。”“海南五色羽，缚为君子笔。如何署纸尾？只合画云日。不读城旦书，焉知尧舜术。君相识其循，楚溺抚亡逸。（自注：君任黄梅时，办水灾极善）。小试步文节，江月照万室。快阁六百载，鱼鸟又声乳。却愿名山藏，著书比于栉。高贤罗满堂，梦寐拜甲乙。（自注云：君辑《国朝诗人徵略》，先成六十卷）。”“长年狎惊涛，厥舵不在手。却使制奔马，马亦驯不走。才高百适用，慎勿掣其肘。用小不若大，用新不若久。赫赫未一举，断断已众口。毋被宵小测，必照罔两丑。干誉定无誉，含垢实濯垢。古大有为者，敝屣视印纽。”“初筵极快意，谈论出肺肝。烛至促客行，沙水舟漫漫。一夕偿十年，求友亦大难。捐性鲜心计，势交多面欢。况乃道艺契，植根天地宽。神剑飞合时，重取焦琴弹。”《丙申三月下辮邀陈雪〈笛卢〉、俞理初、黄香铁、温云心、孙柳君集枣花寺看牡丹，分韵得寺字》云：“抱罕其硕洛郛粹，江关百变尤殊异。竭来一抹垣娥面，偶见海云红照地。七宝不栏锦不幙，风焦日剥粉题瘁。可怜文谯萧寥甚，花亦色羞不能媚。金车尘墙瓦鼓闹，息媯无言玉奴睡。不有梦中传彩笔，谁暖花魂拭花泪？雅材博学抗奇古，丽句清辞各名世。渊渊浩浩杳难测，相对浑如不识字。偶然谈剧露鳞爪，一映吹来万夫避。漫将何肉恼法喜，却具伊蒲溷香积。有芳奚待正封咏，无酒不令陶公醉。逃哉贞观逮今日，几饰丹霞几倾坠。何况花光草露迹，一刹那顷琉璃器。试看诸老牛腰卷，更说仙人亲手植。（谓《红杏青松诗卷》，及丁香诗牌）。南能文字果持久，东海扬尘非所议。词源心印属五客，走亦笼东驱下驷。绿阴啼鸟日转午，红香丛蝶春已季。只恐孟婆起苹末，复盼春龙渥芳意。绪风且访芍药荣，后期斯烹善笋概。丰台极乐俱在远，有兴仍寻枣花寺。”《赠徐星伯前辈》诗云：“指掌河源米聚山，蒲菖葱岭屹中间。千秋著作天公畀，故遣甘英渡玉关。”“两赋已倾耶律博，一编还证小颜疏。谁怜雪海冰天外，独据银鞍纂异书。”“小策青骊顾盼奇，刀光如雪拥新诗。材官伏地先生笑，勒马天山自打碑。”“数载流沙赋《采薇》，刀环梦绕马头飞。袖中拈出昆仑影，抵得封侯万里归。”诸诗确已变易乾嘉风气。侍郎自谓吾诗险而不夷，能飞扬而不能黯淡。亦恰称其诗之分量也。

章价人《铜官感旧图》，题者多矣。光绪末，其子鳃仙主事华携至京师，复续徵题咏。郑苏堪诗云：“曾公靖港败，章侯救以免。功名震一世，云泥隔岁晚。归舟近长沙，父老话兵燹。山邱易零落，铜官长在眼。作图名感旧，自记极微婉。文襄耄年序，奋笔亦殊健。未如王翁歌，放浪情无隐。曾章今往矣，意气固同尽。时髦论纷腾，何事挟余愠？道高迹可卑，子贤身不泯。报恩贱者事，岂以律贵显？彼哉李子言，徒示丈夫贱。”按左文襄序云：“咸丰四年三月，金陵贼分党复犯长沙。先踞长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江，凭水结寨。步贼循岸而南，潜袭上游湘潭县城。县城繁富，廛市鳞比，贾舶环集，贼速至据之。文正闻贼趋湘潭，令署长沙协副将忠武塔齐布公等率陆军，杨千总岳斌、彭秀才玉麟等率水军往援。侦贼悉锐攻湘潭，靖江守寨之贼非多，遂亲率存营水陆各营击之。战事失利，公麾从者他往，投湘白湖。随行标兵三人急持公，叱其去，不释手。章君瞰公在舟，时书遗属寄其家，已知公决以身殉也。匿舟后，跃出援公起。公曾戒章君勿随行，至是诘其何自来，答以适闻湘潭大捷，故轻舸走报耳。公徐诘捷状，君权词以告。公意稍释，回舟南湖港。其夜得军报，水陆均大捷，歼悍贼甚多，毁余之败船断桨，蔽流而下。湘人始信贼不足畏而气一振。其晨余縋城出，省公舟中，则气息仅属，所著单襦，沾染泥沙，痕迹犹在。责公事尚可为，速死非义。公瞠目下语，但索纸书所存械、火药、丸弹、军械之数，属予代为点检而已。时太公在家，寓书长沙饬公，有云：‘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，非直为桑梓也。兵事时有利钝，出湖南境而战死，是皆死所；若死于湖南，吾不尔哭也。’闻者肃然起敬，而亦见公平素自处之诚。后此沿江而下，破贼所据坚城巨垒，克复金陵。大捷不喜，偶挫不忧，皆此志也。夫神明内也，形躯外也。公不死于铜官，幸也；即死于铜官，而谓荡平东南，诛攘巢馘，遂无望于继起者乎？殆不然矣。事有成败，命有修短，气运所由废兴也，岂由人力哉！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躯，则能一生死而齐得丧。求夫理之至是，行其心之所安，如是焉已矣。且即事理言之，人无不以生为乐死为哀者，然当夫百感交集，佛郁忧烦之余，亦有以生忧为苦，速死为乐者。观公于克复金陵后，每遇人事乖忤，郁抑无聊，不禁感慨系之，辄谓生不如死。闻者颇怪其不情。余比由陆、甘、新疆移节两江，亦觉案牍之劳形，酬接之纷扰，人心之不同，时局之变易，辄有愿得一当以毕余生之说。匪惟喻诸同志，且预以白诸朝廷，盖凛乎晚节末路之难，谣咏之足损吾素节。实则神明重于形躯，诚不以外而移其内，理固如是也。而论者不察，辄以公于章君及三兵，皆不录其功，疑公之矫。不知公之一生死、齐得丧，盖有明乎其先者，而事功非所计也。论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为最大，不言禄而禄弗及，亦奚当焉？余与公交有年，晚以议论时事，两不相合。及莅两辽，距公之亡十有余年。于公所为，多所

更定。天下之相谅与否，非所敢知，而求夫理之是，即夫心之安，则可告之己，亦可告之公也。”王闳运《铜官行寄章寿龄题感旧图》云：“桂平盗起东南卷，唯有长沙能累卵。三年坐井仰视天，城堞微风动矛横。凶徒无赖往复来，潘张迁去骆受灾。（道光三十年骆秉章抚湘。咸丰二年五月内召，张亮基接任。十二月张升督两湖，潘铎署。三年三月潘免，骆再抚湘。）闭门待死谥忠节，未死从容居宪台。曾家岭枷偏在颈，（湘乡人俗语云：枷在岭上，偏要背在颈上。言自困也。）三家村儒怒生瘿。劝捐截饷百计生，欲倚江吴效驰骋。（吴文节公文熔督两湖，寇陷黄州，吴公阵歿，在咸丰四年正月。江忠烈公忠源以安徽巡抚守庐州，城陷死之，在咸丰二年十二月。是月曾文正公国藩方治兵街州。）庐黄军败如覆帔，盗舟一夜满洞庭。抚标大将縋楼走，徐公绕室趾不停。（徐有壬）省兵无人无守御，却付曾家一瓦注。空船坐守木关防，直置当锋寻死处。军谋兵机不暇讲，盗屯湘潭下靖港。两头张口探釜鱼，十日淘河得枯蚌。刘郭苍黄各顾家，左生狂笑骂猪耶。（刘霞轩蓉、郭嵩焘昆焘兄弟。左生乃文襄也。是时尚系举人，居骆抚幕。）彭陈李生岂愿死，（彭玉麟李续宜续宾兄弟，及陈士杰。）四围密密张罗置。此时诟笛求上计，陈谋李断相符契。彭公建策攻下游，（此彭公乃彭嘉玉）。坚禽王在肯綮。弱冠齐年我与君，君如李广欲无言。日中定计夜中变，我归君出难相闻。平明丁叟踏门入，报败方知一军泣。（陈士杰、李续宜议救湘潭，彭嘉玉欲攻靖港，王闳运以救湘潭，败可退衡桂，故赞成陈李之议。议已定，其夜三鼓，靖港士民来乞师，曾公乃分四营自帅往。交绥即退，植帅旗，令敢退过旗者斩。军士皆从旗旁过，遂溃。）督师只拟从湘累，主簿匆匆救杜袭。十营并发事全虚，从此舍舟山上居。七门昼闭春欲尽，独教陈李删遗疏。板桥漂破帅旗折，铜官渚畔烽明灭。岂料湘潭大捷来，千里盗屯汤沃雪。（〔校〕此二句原阙，据原诗补。）一胜申威百胜从，塔龙如虎彭杨龙。（塔齐布援湘潭，彭玉麟、杨载福水师五营继之。见左文襄年谱。而文襄《图序》谓杨岳斌，龙未详何人。）时人攀附三十载，争道当年赞画功。骆相成功徐陶死，（靖港之败，湖南藩司徐有壬、臬司陶恩培，详请夺其军治罪。而韶有温慰词，且云：汝此时心摇摇如县旌，平日自伞者安在？文令奏调司道大员随军支应。徐陶来见曾，皆自顿首称死罪。）曾弟重歌脊令起。惟余湘岸柳千条，犹恨前时呜咽水。信陵客散十年多，旧逻频迎节镇过。时平始觉军功贱，官冗闲从资格磨。凭君莫话艰难事，诡得佞失皆天意。渔浦萧萧废垒秋，游人且觅从军记。”案此图题咏自以左序王诗为能详言当时之事实，故郑诗特表而出之。曾文正功业之成，出于天幸。当日论其才识者，谓出江忠源下，使江在，无曾也。

道光末年，洪杨初起，抚广西者为乌程郑梦白（祖琛）。是时宣宗知天一厂财

匱，一意节省，间兴发辄不怡。穆彰阿值军机处，专且久，各省督抚多先向穆探帝意，然后具摺。自广西杨秀清、洪秀全相继起，甚炽。郑告穆，穆令秘不以闻。文宗登极，盗不可讳，郑始奏请自诣平乐，益调固原提督向荣率兵讨捕。言官劾郑夺职，以周天爵署理，更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。林道病死，代以李星沅。是时调兵不过数百，总集三千人止矣。周奏言寇未可轻，请募二万人。李星远乃奏请特派大臣视师。朝议知李周不睦，乃以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代李，邹鸣鹤代周。寇据丞安，围师五万，将领百数，大将中向荣、乌兰泰能战。乌轻锐，向持重，又两不相能。乌追寇遇伏，丧四总兵。寇遂围省城。其时独秀峰有题壁诗十数首，叙寇起及官军守桂林事。诗无作者名，格亦甚卑，不足录；然以考事实，亦不可弃也。诗云：“孤峰卓立耸南天，凭眺关河意恫然。四境风遄传鼓角，万山云暝接烽烟。边氛未息劳宸虑，将帅无谋致凯旋。多少不平怀往事，登高执笔恨难捐。”“李花扑后又杨花，红浪翻排水一涯。（广西李世德、杨秀清、洪秀全相继而起。）青白旃分千队列，紫金山险万重遮。干戈潦草常滋蔓，岁月因循屡及瓜。（寇起已三年。）试向浔阳江上望，虎狼满地我无家。”“羽书飞蹴战尘红，瘴海鲸鲵系帝衷。金币远劳倾国帑，紫泥新韶起元戎。观梅和靖先归道，铭斗桓侯未奏功。（林则徐、张必禄两帅相继卒。）太息将星沈两地，贼氛叠起正无穷。”“闻道周郎善用兵，将军小李亦知名。（周天爵、争旦沅两帅，先后来粤西。）千行坐拥心先壮，一战归来瞻亦惊。好勇无谋花乱阵，潜帅不出柳藏营。肤功未奏飘然去，纵贼殃民负圣明。”“三年零雨未班师，戎马弥缝畏主知。余粟更从天府运，使星重见相公驰。绝无豹略诛蛮寇，空有鸦军振鼓旂。如此大权归独握，宝刀何日靖边陲？（上赐鄂必隆刀。）”“剑影刀光列从官，重重帷幕独盘桓。围棋自许争先著，飞檄俄传失永安。固垒深沟身自卫，破析折斧罪难宽。孤城在望无人近，半载甘从壁上观。”“春风春雨又花朝，战伐经年壮志消。幕府何曾筹上策，单于忽报遁中宵。封章连日称收复，城郭无人感寂寥。最惜群师陷四镇，模糊身死报当朝，”“伴食名真宰相同，持筹莫展笑群工。达人知命身先退，（指达都统。）巴客登场曲便终。（指巴都统）。望重姚崇都寂寂，才如严武亦空空。（指姚廉访、严观察。）天边更有飞来鹤，孤负君恩奖许隆。（指邹鸣鹤中丞）？频年胜节仗南关，团练条规到处颁。浪掷金钱招壮士，空凭黔赤御诸蛮。高谈镇静全无备，临事张皇莫济艰。看尔肠肥兼脑满，一腔尘俗未容删。”“榕城难堞认迴环，二百年来莫叩关。谁使雄师班马岭，任教群盗抗牛山？（中丞撤去马岭防兵，贼遂至西门，占据牛山。）六塘羸率星霜递，四野编氓涕泪潜。独出东门看癸水，讖诗应把古碑删。（古碑云：癸水绕东城，永不起刀兵。今已不验。）”“角声吹起万山寒，贼似潮来作巨观。象鼻鸣

雷争掷炮，龙头排日遍招团。（龙翰臣殿撰募勇守城。）誓师不少登陴哭，临渴方知掘井难。幸有将军天上下，葵心向日报平安。（向军门荣来省援救。）”“单枪匹马走连宵，耿耿精忠答圣朝。老范甲兵空腹满，武侯帷幄总神焦。孤军迅奋张旂鼓，万堞上邢静斗刁。更有偏师能直捣，桥头痛绝霍嫖姚。（乌都统阵亡。）”“度支随处置粮台，用似泥沙亦可哀。解饷几曾将实款，入囊惟是括民财。凭空楼阁山心造，依样葫芦任手栽。可惜帑金千万出，簿书虚冒一篇开。”“深宵铃静自焚香，（中丞每夜焚香。）困坐愁城没主张。擒贼但知悬赏格，砌词翻敢附封章。群兵自卫夸貔虎，幽谷频迁畏犬羊。（中丞不敢居署，暂寓城中会馆。）笑倒无才空食肉，安排遗表奏当阳。”“百金邀赏遍传呼，内贼纷纷各被拘。（擒获奸细甚多。）自有荆榛应翦弃，遍多蕙苳诉冤诬。城头刁斗宵传柝，牧外篝灯夜晃珠。万户千门勤守望，边隅何日靖萑符？”“碧莲峰里隐旌脐，贼去贼来都失机。拥有精兵偏远避，遂教群寇竟成围。（赛相国拥兵不救。）登楼王粲空悲赋，化鹤了仙早逝飞。（指王少鹤、丁心斋两主政。）待到一城烽火息，儿童共指相公归。（寇解围去，城中竟未有知之者。寇去十日，相国始由阳朔遄返省城。）”王闾运《独行谣》三十章，其二章、三章，述洪杨初起事尤备。诗云：“余方乐嬉游，明岁果告灾。荆澧连大浸，桂象亦无禾。（道光二十九年，湖广水旱民饥。）南郡介其中，（湖南巡抚所领，为汉江南四郡。）院司庸且疲。陆贪骆则廉，其智各自谋。（巡抚陆费琅、骆秉章。）牧令久俗钝，参错七十都。（湖南六十三县，四直隶州厅。）楚危若振择，越亡如烂鱼。洪杨有名号，（洪杨假法琅西袄教惑泉，始于洪，成乱于杨也。初起即僭天王之号。）倡和连浔梧。琛也起州县，（郑祖琛十九岁成退士，补星子县。啼哭不肯坐堂上，其家人患狱讼多滞，给至堂，令人推之出，阖门。吏役呼升堂，乃以明察著称。道光末，官广西巡抚。）奏草先中枢。彰云上厌事，调发烦军输。”三章云：“文宗既龙飞，其变乃具疏。选将由固原，荐材未云诬。谁轻鼯鼠机，林死降李周。周刚意轻李，雁行始不和。奏用军二万，大臣舌拞去。（寇起，言兵无过周策。其后归死，文宗特赐缢文忠，思之也。）惜哉谋不用，足为后世模。向使并全力，武宣扫无余。置此曲突计，焦头赏曾胡。”观王诗，知洪杨初起，势甚微。用周天爵言，募兵二万，即可肃清，固为事实。

中国初与外洋交通，士大夫不明欧美风俗情势，应付不得其当。故自道光以来，通商条约，恒丧失国权。同光间风气鄙僮，犹如故也。知外人之欺诈压迫，而不知所以解除之术。人民愤激，各省教案蜂起。然中兴诸老，固有洞谳时务者。左文襄公宗棠在闽省举办船政，在甘肃设置织呢厂；曾文正公国藩在直隶主教案赔款速结。文正子惠敏公纪泽，通欧文，出使法兰西国；郭筠仙侍郎

嵩焘出使英吉利国，奏牍日记具在。其建言于朝廷，若使采用，皆可徐图补救。惜其时在朝诸公，类多固蔽之流，而民气亦只知以仇洋为事。舆论挟持，虽有能者，莫之相救也。光绪丙子，筠仙侍郎将使英吉利，值湘省秋试，举子讹言洋人将至，聚众噪于闾，请兵迎击。又榜通衢，欲毁侍郎家，赖当事防遏得免。黄海华太守寄侍郎诗云：“我皇初政起旧，洞谳机务洵无两。愤论不恤遭诋排，迂抱谁其谅诚说。包羞忍诟力本计，兴复升平可覆掌。小夫抚剑虽曰豪，斩鲸辽海孰堪仗。思齐圣母鉴公忠，诏持龙节乘潮往。昨者潭州遍题帖，举子无端秋榜。捉风病狂吠雪怪，多口纷争难与强。自来功名借文字，吾曹当作千秋想。飞轮火舶早归来，援古证今诱徒党。”盖述其事也。侍郎《会合诗和曾少司马》有云：“空山眠睡足，吾亦拂衣起。旁人相告言，贸贸然来矣。慷慨谈世务，几不攘询。卧龙世交谪，眇眇况小子。”《再和会台诗答刘孟容》有云：“鲁连与田巴，不在矜爪觜。屯师若归市，远近长城倚。高穹有迴斡，目睹疮痍起。成功在本务，此义盖微矣。一挫岂逆料，指摘成疣。我思伏青蒲，芒鞋见天子。敷陈本原论，为民介繁祉。世俗赌一隅，厦言相哆侈。内攘而外瘴，端自求贤始。区区较得失，见小圣所鄙。”其愤郁不平，与夫生平建白，溢于行间矣。惠敏亦能诗，其《海外杂感》云：“廿年稽古注虫鱼，搜括嬴秦去火余。为考谐声类隔术，兼通画革旁行书。九千文字成嚆矢，十万程途骋传车。安得上林亲射雁，羝羊未乳返吾庐。”“骥服盐车上太行，眼中弩蹇任超骧。九方皋去心先冷，八尺身存项总强。岂有蔷薇颁卓枿，误寻苜蓿走沙场。何年外坂争途罢，一骋兰筋陟六方。”“朝赍黄鹤上瀛洲，无数仙灵相酢酬。九转成丹无火气，三缄在口是清修。朝从叶县飞双鸟，睡倒莲合两眸。笑我未谙兜率例，绿章犹抱杞人忧。”“作队长鲸集海东，怪云腥雾掩晴空。《六》金版都陈策，五荣梁辅备讨戎。但愿奇功归谢傅，自甘无识似桓冲。澶渊一掷诚孤注，莫怪南箕荧帝聪。”惠敏早日潜习欧文，筠仙侍郎为言于立正，俾竟其业，而颇为其乡人所诟病。此诗第一首言已习欧文，志在觐国；第二首言同时使节非才；第三首言朝臣昏旷；第四首言会办海军也。“谢傅”指李文忠公鸿章。

清代与外国订约通商，惟俄罗斯最早，其始尚若前代之互市而已。伊犁与俄邻，画界相安，未有内犯之事。同治初，俄人忽移界碑，侵占我地。回人叛者，奔入俄境，亦为其庇护。迨息衅言和，则挟索赔款甚巨。且立约十八条，逼全权大臣崇地山画诺，朝议既遣崇，以曾惠敏代。争议甚久，卒偿其兵费，而后退出伊犁。杨豫庭观察《感时诗》云：“一画鸿沟记策动，黄龙盟誓等虚文。乱人恃作逋逃藪，异类难同鸟兽君，罗卜率偿多挟制，耶苏传教更纷纭。全权又袭夷酉号，十八胡笳不忍闻，”盖述其事也，自是俄人屡屡侵界，日俄一

战役，始稍戢之。今则伊黎及外蒙久不闻属我矣，可叹也，杨诗将“罗卜”、“耶苏”、“传教”、“全权”等字直写入诗，不觉其跋扈，殊不让黄公度也。

“金屋当年未筑成，影娥池畔月华生。玉清迫著绿何事，亲榄罗衣问小名：”文艺阁学士廷式《拟古宫词》之一也。德宗后系出那拉氏，为都统桂祥女，于孝钦为姑侄。中宫之定，实秉慈旨。先是，两宫尝于三海作水嬉，后以外戚女得赐船陪从。帝船在后，追及后船，后跪迎。帝亲携其手，问其小名。此文诗所赋之事也。及大婚前择后，帝意又属于珍妃。而卒以太后旨，不敢违，遂定后为中宫。樊云门方伯增祥《纪事》云：“又见珠帘撤紫宸，履端归政降鸾纶。金甌不改河山旧，玉殿重瞻日月新。五柞巡游携嗣主，九莲供奉遍都人。分明记得延英语，社饭香时念老身。”“少长椒庭侍宴游，圣年十八备长秋。官家早已虚金屋，大母欣然赐石榴。班政翟衣临馆，问安珠佩过龙楼。女尧坐对皋夔笑，佳妇佳儿共白头。”孝钦撤帘归政，迫于清议，实非得已。而尤以帝眷珍瑾二妃，为太后所嫉，自是遂有废立之意矣。戊戌、庚子之祸，皆伏于此也。珍瑾二妃，为志伯愚侍郎之妹。幼时曾受学于文艺阁学士。翰詹大考，学士名列第一，说者谓为二妃在帝前揄扬，名次无由内定，珍妃被谪，伯愚侍郎出为边帅，芸阁学士亦以交通内监，革职驱逐出京。叶伯高提学尔恺《轮台》诗云：“诏书火速下轮台，惆怅君门首屡回。许史金张原甲第，严徐东马亦清才。椒涂转为承恩误，松漠翻同谪戍哀。欲出国门还惜别，宫中密几回催。”纪们愚远谪也。又《钿合》诗云：“钿台缠绵忆定情，蛾眉谣诼不分明。长门欲乞文园赋，织室横蒙祸水名。结绮才人袁大抬，披香博士淖方成。潇湘二女同厘降，不及从贴侄娣行。”述珍妃被眨也。《大考》诗云：“殿前珠玉落挥毫，闾苑清班数凤毛。授简终童《麟木对》，侑觞贵主《郁轮袍》。似闻司马由杨意，又见樊姬荐督敖。沈宋新诗楼下进，宫闈七尺正亲操。”述芸阁得妃也。相传妃眨后，曾复位号，帝喜甚，诣谢，母子欢然。太后曰：“帝近来甚尽孝，果如是，余复何言，其从前疏闕，必有人间之，盍言其人。”意谓师傅翁同龢。帝无以答。而太后终以为翁同龢所离间。戊戌乔，翁同龢遂有开缺回籍，交地方官管束之谕。庚子之乱，两宫西幸，先赐妃堕井死。芸阁学士《拟古宫词》有云：“藏珠通内忆当年，风露青冥忽上仙。重咏景阳宫井句，菱乾月蚀吊婵娟。”盖谓妃之死也。

芸阁学士拟古宫词云：“富贵同谁共久长？剧怜无术媚姑嫜。房星乍掩飞霜殿，已报中宫撤膳房。”此言穆宗后死事也。后为阿鲁特氏崇绮女，同治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，迎为后。十二年十二月穆宗崩，光绪元年二月后崩。距穆宗上宾未踰百日。相传穆宗未大婚前已得隐疾，后入宫未久，又颇为孝钦所不喜。



故御史潘敦俨请更定后谥号摺，内有“道路传闻，或称悲伤致疾，或云绝粒贯生”之语。

临川李梅庵（瑞清），辛亥后隐居沪上。砚食所入，虽非其丰，而监赏素精，遇古贤名迹，间亦倾篋购藏。一日有持高房山《春云晓霭图》来者，梅庵惊为神品。议以旧藏麓台画幅抵价二千，搜索囊金，合为五千得之。湘潭叶焕彬见之，知其贗也，乃检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及一吴人所著笔记示之，证其为吴中著名伪造书画者所临摹。盖当时伪造有二幅，题款皆与原物异，此其一也。子考高澹人（士奇）《清吟堂集》，《题高房山春云晓霭图》诗云：“叠叠春山拥髻螺，白云如絮冒岩阿。要知暖意江南早，晓霭龙葱上树多。”题下记云：“款云：岁在庚子九月廿日，为伯圭画《春云晓霭图》。房山道人。”梅庵所购，其题款全与澹人所记不同也。予又见故宫所藏，亦有高房山《春云晓霭图》一帧，亦为贗品。世传澹人以精监赏被遇，入直内廷，校雠书画，常为圣祖代笔，历官至礼部侍郎。其时海内贡献名迹，澹人颇以贗易真。其后高宗知之，深怒其欺罔圣祖。圣祖《题卢鸿草堂十志》诗云：“十体书成十志图，郑虔三绝那称孤。沧桑显晦千年阅，丁甲呵持有是乎？”“杨周跋语识《清河》，张洽临摹语足多？师表人伦自有在，甯因书画辨如何？”“山为宅便草为堂，肥T千秋姓氏香。机士俗人屡争较，先生者个未能忘。”“闻说终南捷径通，伊人隐避乃于嵩。江屯<sub>阝</sub>题慕卢家事，前后之间同不同？”注云：“按高士奇跋有‘尚怀高世之踪，益动故园之念’语，意在慕卢。然考卢藏用初隐居于终南山，寻应徵辟。及登朝，专事惧贵，趋奢靡，时人诋为‘终南捷径’。卢鸿则隐于嵩山，徵拜不受，营草堂山中以终老。二人志行，不可同日而语。若士奇附势通贿，不能以义命自安，只可同于前之藏用，而不能同后之鸿。且其自署为藏用老人，亦有不期而同者，因借‘卢家事’讥之。”观此题，设澹人在乾隆时犹存，恐其不保首领也。

高澹人《武彝茶》诗云：“九曲溪山绕翠烟，门茶天气倍暄妍。擎来各样银瓶小，香夺玫瑰晓露鲜。”注云：“闽俗作小瓶贮茶，方圆异式，茶香似玫瑰花。”予案闽茶至今犹以小锡缸装贮。大率市间所出卖者，皆溪茶及外山茶。其小种者不易得也。侯官郑昌英（杰）《药炉集旧》云：“武夷茶甲天下，其真贗之别，美善之分，香色臭味，判于微眇。非山中老僧与数十年善贾，不能定其为某岩某种也。有客入山，杖履所历，各峰山僧，各以小种相尝。山光水态，悦人心目，神气清爽，颇能定其高下。大抵岩上向阳者，受风日雨露最全，品特佳，而制法精粗亦异。乃同一岩而独一、二树，香色又别于众树，则不可解也。山僧当初春时，悬木牌识其处，则山童不敢采。如乔松独树之类，若风日妍好，僧手自采撷，以微火焙之，俟香气达外，如兰如荷，则急制作。岩

不数种，种不筋许，小种之所以贵也。购者得两余，以为异珍。即山僧赠人，亦以二三两为率，外人不得尝。次则花香，即岩上向阳所产，以头春者味特厚，则当事贵客之所求，即大吏作贡，亦以花香为例。以小种产少，不可继也。又次则岩顶选芽，即至粗叶为大种，气味亦厚，然值皆不廉。降此则洲茶，去岩远而味薄，与水邻则味变，然犹在九曲之前后也。下此则外山茶，近在数十里，远在数百里矣。其伪者则延、建、福、坚、泉各郡，皆有土产。甚至江西隔省，亦伪制，过岭混售，所谓愈降愈下也。其制作之时，则有头春、二春、三春之候，而头春胜。又有秋露，白嫩可爱，香亦清冽，气味薄。江浙都门，盛行此种，则以利于耳目。茶之真贗、美善既难辨，故商贾射利之徒，所收只洲茶、外江茶，即伪茶亦兼取。以廉价易售，有终身入山，未到一岩头者。又辽浙最重白毫、紫毫、老公眉、莲子心各种。夫岩上太阳所烘，萌芽易长，安得有毫？其有毫者，皆洲茶也。更有“宋树”之名，夫茶树不能百年，安得宋树至今？此皆巧立名目，不足凭也。各岩制法之有名者，则白云岩、天壶峰、金井坑、流香涧诸处。其岩在九曲之左者，如虎啸、城高、更衣各岩，则山向阴，受雨露风日，偏而不全，茶色味亦因以减矣。他如大王峰、天游观、小桃源各处，亦在溪右，皆道人住持，宫观不能洁净，且雇人为之，所以美恶参半也。其制作以紧束为工夫，宽泛则香易散。其辨色，烹时微绿者为上，黄次之，红不堪矣。又茶性淫，不拘食物，并贮即染而真味去，故收藏宜慎。水则清泉为上，天中水次之。《茶经》有一沸、二沸、三沸之烹，过此则老不可用，亦不可不遵也。更尝小种茶，须用小壶、小盏。以壶小则香聚，盏小可入唇，香流于齿牙而入肺腑矣。余友徐君经曾在岩上，日品小种，据其所述，考其大概如此。案澹人诗云“香似玫瑰”，则郑氏所谓花香也，尚非小种可知。

“长夜长春宴未阑，千枝凤烛不教残。持来褐色官窑器，何似琼瑶玛瑙盘。”“水晶屏与水晶宫，亭榭周迴复道通。彩舫新排《乐游曲》，御杯重映采莲红。”此易实甫《题郑叔问所藏闽主供御杯拓本》诗也。叔问有《题供御古杯青玉案词》，为集中所未存者。注云：“杯表里褐色，光泽可鉴。深周径七寸。底款刻‘供御’二字，体势方拙。闽客见售，谓出自龙溪。博古家以为闽主王延钧所造，故僭称御。而瓷器之有刻记，亦是大奇。吴氏《筠清馆金石日记》，有闽主造庵，池树上题字。余藏一墨本，大书凡三行。在天佑乙丑岁造。又自称‘廉主王大王’。审其时唐昭宣未亡，盖即王审知据闽时所为。世称‘白马三郎’者，即其人也。此供御杯疑亦出其内造。惜久为波浪淘激，有款字之完善者绝少。”子案《五代史》称审知以节俭自处，轻徭薄敛，与民休息，三十年间，一境晏然。是此供御杯当为其子延钧所造。然考《金凤外传》，与史不符。审知为金凤筑水晶宫于西湖，服御之奉，已极奢侈。而欧公《五

代史》则谓其府舍卑陋，是当日已传闻异辞。彭文勤注《五代史》，仅节引《金凤外传》数条，兹录其全文，以见一斑。

“陈后金凤者，闽主王延钧之后，福清万安乡人也。父侯伦，少年美丰姿。唐景福初，事闽观察使陈岩，以色见嬖，居起辄与共，因得出入卧内。其妾陆氏与之私，有娠。未几岩死，胥范晖自称留后，陆依于范，生一女。其夕梦飞凤入怀，因名金凤，冒姓陈。及王审知入闽，攻杀范氏，金凤流落民间，岩族人陈匡胜收养之。梁开平三年，审知封闽王，采良家女充后宫。时金凤年十七，（一本作十八。）性度窈窕，善歌舞，通音律。审知间之，召为才人。特蒙宠幸，宫室服御之奉，与鲁国黄夫人比。尝筑水晶宫于西湖，傍列亭榭，周围十余里，金凤时扈驾，由子城复道中出游，然不及荡。唐同光三年，审知卒，子延翰继之。延翰妃崔氏丑而淫，性复妒，搜诸宫人之美者，辄幽之别室，械以三木，铸铜为人手击其颊，又以大锥刺臂，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。时金凤已乞身为尼，深自匿，故得免。次年延翰为周彦琛所弑，而延钧立。延钧，审知次子。初娶汉主女清远公主，有美色，早世。继选金氏、刘氏，皆贤而无宠。后宫数百，无可意者。内侍李仿，极誉金凤姿态超绝，延钧御紫宸门宣见，大悦，封之为淑妃。长兴三年，民间有言真封宅龙见者，延钧于其地造濯龙宫，自称帝，国号闽，改元龙启。进封金凤为皇后，追封其假父陈岩为威武军节度使，母陆氏为长乐郡夫人，族人陈匡胜为殿使。特筑长春宫以居之，延钧数于其中，为长夜之宴。每宴，辄敕宫中燃‘金凤烛’数百伎环左右，光明如昼。复敕宫女数百人，擎一杯盘，皆琼瑶、玛瑙、琥珀、琉璃之属，以队递进。不设几筵，酒酣，张长枕大床，拥金凤及诸宫女裸卧，随意幸之。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风，周围四丈二尺，延钧与金凤淫狎于内，今宫女隔屏觐之，嬉笑为乐。二月上巳，延钧修楔桑溪，金凤偕后宫杂衣文锦，列居水次，流觞娱畅，穷日而返。沈麝之气，环佩之响，燎炬之光，达于远近。途中弦管缤纷奏和，清音入云，观者塞道不能前。端阳日造彩舫数百于西湖，每舫载宫女二、三十人，衣短衣，鼓楫争先。延钧御大龙舟以观。金凤作《乐游曲》，使宫女同声歌之。曲曰：‘龙舟摇拽东复东，采莲湖上红更红。波澹澹，水溶溶，奴隔荷花路不通。’‘西湖南湖斗彩舟，青蒲紫蓼满中洲。波渺渺，水悠悠，长奉君王万岁游。’游人士女，绮绣夹岸，杂沓如市。夜收宫女入宫，多不知所之者。延钧亦不问。有小吏归守明，弱冠美皙如玉，延钧嬖之，尝呼为‘归郎’。延钧素多疾，守明侍禁中，夤缘与金凤通。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敷，少与守明昵，因守明以通于金凤。可敷慧敏有智巧，守明令造镂金五彩九龙帐于长春宫，织八龙于帐外，而以延钧为一龙。既成，进之，极其华靡。延钧欢甚，益昵守明，数留宿于内不出。国人歌曰：‘谁谓九龙帐，唯贮一归郎。’

’初，金凤因李仿得进，及为后，仿自矜其功，且微闻九龙帐事，颇横恣不为畏忌。金凤弗能堪，令可敦谐之延钧。仿知之，怨金凤负己，谋所以夺之宠，乃盛饰其妹春燕进于上。春燕婉媚绝代，初入宫，年才十五，顾盼举止，动移上意。遂大见幸，册为贤妃。以仿为皇城使，擅爱专席。延钧自是不复御九龙帐矣。因为春燕造东华宫，以珊瑚为而，琉璃为椽瓦，檀楠为梁栋，真珠为帘幕，范金为柱础，穷工极丽。宫中供匠作者万人，用匮不给，仿举薛文杰充国计使，文杰巧于聚敛，多察富人阴事，文致之以罪，而籍没其资。被榜捶者胸背布受，仍铜斗熨之。建州大盗吴光来朝，文杰利其财，将求其罪治之。光怒，帅众叛入吴，引吴人攻建州。延钧遣将往救，兵行在道不进。曰：得文杰乃进。延钧不得已，送于军中，军士砾杀之。金凤讽右省常侍李洵上言：‘文杰导九重淫靡，竭万户脂膏，天怒人怨，祸乱叵测，皆由李妃与仿为戎首。今文杰被诛，妃仿不宜在上左右。’延钧意犹豫。明年元夕御大酺殿，召翰林承旨韩、弘文馆直学士王侔、右补阙崔道融、吏部郎中夏侯淑等，观蹬赐宴，命各赋大酺乐。感长春宫失宠，赋诗曰：‘泪滴珠难尽，容残玉易销。倘随明月去，莫道梦魂遥。’延钧为动念，因返驾长春宫。李仿知罪己者众，不自安，私与春燕画全身之策。以太子继鹏与陈氏有隙，乃言春燕之美于继鹏。继鹏入宫问疾，遇春燕于前廉，悦之，遂于所居燕焉。匡胜闻而白其事。延钧大怒，与次子继韬议杀继鹏。继鹏惧，与李仿图之。适医工陈究从宫中出，言延钧病不起，仿遽令壮士先杀李可敦于家。质明，金凤诉之延钧，强起视朝，诘可敦死状。仿闻惊怖，逼继鹏率皇城卫士入，延钧闻鼓噪声，走匿九龙帐。卫士刺之不死，宫中不忍其苦，为绝之。继韬及金凤、归守明、陈匡胜，皆为仿所杀。于是继鹏即位，改永和二年为通文元年，立春燕为皇后，加李仿判六军诸卫事。继鹏元妃梁国夫人李氏，同平章事敏之女。继鹏宠春燕，欲废夫人。内宣徽使参知政事叶翘谏曰：夫人，先帝甥，聘之以礼，奈何以新爱易乎？继鹏不听。翘复上书极争，继鹏批其疏曰：‘春色曾看紫陌头，乱红飞尽不禁秋。人情自厌芳华歇，一叶随风落御沟。’放翘归永泰，梁国竟废。春燕信左道，继鹏惑之。有妖人谭紫霄以方术见幸，事无大小皆决焉。紫霄言紫薇星临后宫，教继鹏别建紫薇宫，为春燕游幸之所。土木之盛，倍于东华。又建三清台三层于城中。括民间黄金数千斤，铸宝皇大帝、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像，日焚笃耨、薰陆诸香数十斤。紫霄导春燕诸后宫，斋宿其下，昼夜聚祷，谓为继鹏祈年永祚，而蝶褻无忌，国人丑之。后紫霄事败，奔吴。仿复以异志见杀，春燕之宠寝衰。继鹏徙长春宫，夜坐，忽忽不乐。俄闻悲泣声将近，仿佛见金凤衔哀至前。而归守明、李可敦、陈匡胜等，自宫外领红衣执戈矛者数十人。继鹏大惊，趋而避之。有顷，宫中火起，紫薇、东华、跃龙诸处，顿成灰炉。继

鹏疑控鹤都将连重遇军有谋，将加诛。重遇惧，夜统军围长春宫。继鹏挟春燕率黄门卫士斩关出，奔次梧桐岭。追兵至，执继鹏归又庄，醉而缢之。春燕度不免，触墙死。时通文四年七月十三日也。葬莲花山侧，号康陵。先是，金凤与延钧亦葬是山，号东陵。开运中南唐师败李仁达于古城，乱兵发诸陵，剔取宝玉。金凤、春燕容色如生，鲜血流渍，山为之赤，后人名其山为胭脂山云。”

康熙丁未燕山程颖莽（雄），著有《松风阁琴谱》二卷，上卷琴曲十一曲；下卷题为《抒怀操》，凡三十四小曲，皆当时名流填词，赠颖莽弹琴之作，颖莽谱之入琴者也。知名者凡十二家：曹秋岳、张砥中、恽正叔、丁药园、沈通声、毛稚黄、丁素涵、王阮亭、孙豹人、宋牧仲、顾梁汾、朱竹垞。以词入琴谱，或尚不背于古法，较之《九宫大成谱》以南北曲谱法谱宋词为允也，是可取法。

和坤多内嬖，有园在海淀，极池馆之胜。园中一楼，贮自鸣钟甚巨，晨鸣则群姬理妆。有吴卿怜、长二姑者，皆娴文翰。坤败赐死，长二姑有诗述哀云：“谁道今皇恩遇殊，法宽岂为罪臣舒。堕楼空有偕亡志，望阙难陈替死书。白练一条君自了，愁肠千缕妾何如？可怜最是黄昏后，梦里相逢醒也无。”卿怜自述悲怨诗则云：“梁间燕子来还去，害煞儿家是戟门。”卿怜先为平阳王望妾，望伏法，蒋戟门侍御锡得之，以献于坤。坤甚宠之。先后所事二主，皆以罪诛，诚祸水也。邵伯太史章《题卿怜小影便面莺啼序》词云：“优昙散空弄影，绕人间翠户。艳阳转、春入琴川，几番花事朝暮。爱明慧、如簧顾曲，莺雏巧啭琼枝树。更深情，拈韵敲诗，谢家风絮。一舸鸱夷，照水斗艳，看旌旗卷雾。试妆罢、依约重帘，解人频卸纨素。订幽盟、天长地阔，泪痕渍、歌丝千缕。问何时，回步层楼，背吟飞鹭。娉婷谁惜，短急催装，付懊倦旅。鸾凤老、别巢轻换，院冷宵永，败叶残灯，五更零雨。修眉暗晕，香衾愁共，候门锤鼎流光蹙，恨年年、杳隔金闾渡。云山似客，归来画角添愁，断肠又见乡土。邯郸梦觉，倚竹惊寒，认旧村漂苕。细点染、罗衫弓袖，半掩娇羞，彩扇难寻，绣茵偏舞。伤心自写，缠绵身世，庭轩愁晚悲去雁，渺音尘、慵拨箏弦柱。而今芳杜销沈，镇日凝眸，乱红定否？”扇头小影，为吴门周采岩所绘。其背面《卿怜曲》，则陈曼生手书云伯诗也。采岩、二陈，时客阮文达幕，是扉即作于浙署琅环仙馆云。又赵亿孙《题卿怜小像绝句》云：“笙歌葛岭几朝昏，量尽明珠价莫论。无奈杨花易漂泊，又随风去堕朱门。”“十首吟成薄命词，死生踪迹费猜疑。可怜碧玉年犹小，两见瀛波清浅时。”二姑则不知所终，亦未有人道及者。

山阳潘四农尝访和坤淀园故址，花神庙、绿野亭尚存，客有荡舟横笛者，为赋

《水调歌头》。有云：“昔日花堆锦绣，今日宠余香火，忏悔付园丁。”王大屿《题四农词后感事诗》云：“毓华事散剩林邱，此地传闻旧画楼。拾翠亭空春草怨，簪花人去晓钟愁。恩深只道全躯易，势极旋惊炙手休。一录冰山知悔否？唤回绮梦付渔姬。”

文芸阁学士廷式，尝谓全以《楚辞》入词，可另开一境界。其《云起轩词集》，有《桨括楚辞山鬼篇意，以招隐士。调寄沁园春》云：“若有人兮，在彼山阿，澹然忘归。想云端独立，带萝披荔；松阴含睇，乘豹从狸。且挽灵修，长怀公子，薄暮飘风偃桂旗。难行路，向石茸扞葛，山秀蹇芝。最怜雨晦风凄，更刁爰宵鸣声正悲。怅幽篁久处，天高难问；芳蘅空折，岁晏谁贻？子或慕予，君肋思我，欲问山人转自疑。归来好，有华堂广谯，慰尔离思。”案桨括《楚辞》入歌，汉魏时已有之。《朱书乐志》载《陌上桑》三曲，前为魏文帝词，次为《楚辞钞》，末为魏武帝词，《楚辞钞》即桨括《楚辞》也。

芸阁学士《追忆诗》云：“漂泊江潭未有期，凤楼龙堞梦参差。霓裳夜奏通明殿，羽檄晨飞又一时。事险几同狐截尾，名高不望豹留皮。冬郎别有伤心处，漫拂朝冠尽泪垂。”此被谴罢官后所作也。又《贺新郎》词云：“别拟《西洲曲》。有佳人、高楼窈窕，靓妆幽独。楼上春云千万叠，楼底春波如毅。梳洗罢、卷帘游目，采采芙蓉愁日暮。又天涯芳草江南绿。看对对，文鸳浴。侍儿料理裙腰幅。道带围、近日宽尽，眉峰长蹙。欲解明遥奇远，将解又还重束。须不羨、陈娇金屋。一霎长门辞翠辇，怨君王已失苕华玉。为此意，更踟蹰。”此词自喻，亦为瑾二妃被谪遣作也。

长沙王益吾（先谦）《题金桧门观剧绝句遗册》云：“先河院本后传奇，次第优人作导师。唐句宋词争赌唱，只如新调付歌姬。”予案宋代院本、杂剧不分，院本则五人，又谓之“五花爨弄”。相传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，衣装鞍履巾裹，傅粉墨，举动如此，使优人效之以为戏，只般演而不唱。杂剧，考之《武林旧事》所载，宫本杂剧段数，所歌者为《六么》、《瀛府》、《梁州》、《伊州》、《新水》、《薄媚》、《降黄龙》、《胡渭州》、《法曲》、《剑器》、《泛清波》、《菊花新》、《彩云归》之类，皆词也。而其间各曲上所加名称，如《争曲六么》、《扯拦六么》之类，今不可解。又诸云“爨”者，当无曲词。而又有《新水爨》、《醉花阴爨》、《夜半乐爨》、《木兰花爨》等名，疑是爨者般演。而歌者歌词，又有《孤夺旦六么》、《双旦降黄龙》、《孤和法曲》、《老孤嘉庆乐》、《鹞打鬼变二郎》、《泥孤》诸名称。元柯九思云：杂剧有正末、副末、担、狐、靛、鶡、獐、捷讥、引戏、九色之名。正末者，当场能指事者也，俗谓之末泥。副末，执磕瓜以朴靛，即古所谓苍鹞是也。当场之妓曰狙，狙，狨之雌者也，其性好淫，今俗讹为旦。狐，当场装官

者是也，今俗讹为孤。靚，傅粉墨献笑供谄者也，粉白黛绿，古称靚妆，故谓之妆靚色，今俗讹为净。妓女之老者曰鸩，鸩似雁而大，无后趾，虎文，喜淫而无厌，诸鸟求之，既就，世呼独豹者是也。凡妓女总称曰獠，獠亦狢属，喜食虎肝脑，虎见而爱之，辄负于背，獠乃取虱遗虎首，虎即死，取而食焉。以喻少年爱色者，亦如遇獠然，不至丧身不止也。捷讥者，古谓之滑稽。杂剧中取其便捷讥谑，故云。引戏即院本之狙。以柯说证之，元剧脚色之名，宋虽未备，实已渐开其先。然宋人未有诸名之前，其所由来者亦渐。王梅伯《今乐考证》引胡应麟云：优伶戏文，自优孟抵掌孙叔敖，实始滥觞。至后唐庄宗自傅粉墨称李天下，而盛其般演。大率与近世同，特所演多是杂剧，非如近日之戏文也。余按《三国志王粲传》注引《魏略》，称邯鄲淳博学有才章，又善《苍》、《雅》、虫篆、《许氏》、《字指》。初平时，从三辅客荆州。荆州市内附，太祖素闻其名，召与相见，甚敬异之。时五宫中郎将博延英儒，亦宿闻淳名，欲使在文学官属中。会临淄侯植亦求淳，太祖遣淳诣植。植初得淳甚喜，延入坐，不先与谈，时天暑热，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，傅粉，遂科头拍袒，胡舞五椎锻，跳丸击剑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。讫，谓淳曰：邯鄲生，何如耶？是优孟之后传记所载，此为最早。《考证》又引胡应麟云：“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：范长康、上官唐卿、吕敬迁弄假妇人，即装旦矣。汉宦者傅粉侍中，亦后世装旦之渐。”又引《酿酒使者》云：“汉《郊祀志》乐人有饰女伎者。”余按宦者傅粉侍中，不得以为男子女装之证。至乐人饰为女伎，《汉书郊祀志》并无此文。范长康等弄假妇人是矣，然唐时事也。《隋书乐志》称周宣帝即位，广召杂伎，增修百戏、鱼龙曼衍之伎，常陈殿前，累日继夜。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，妇人服而歌舞，相随引入后庭，与宫人观听。实为装旦之始也。《考证》又引胡应麟云：“《乐府杂录》：开元中黄幡绰、张野狐善弄参军，即后世副净矣。”又云：“传奇以戏为称，其名欲颠倒而无实也，故曲欲熟而命以生，妇宜夜而命以旦，开场始事而命以末，涂污不洁而命以净。四名虽不免曲解，然亦有理。戏剧有净，有副净，皆昼面者也。”余谓其初始于象人。《汉书礼乐志》有常从象人四人，秦倡象人员三人。孟康曰：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。韦昭曰：著假面者也。北齐兰陵王长恭著假面，与周师战于金墉。大率初著假面，继由假面而变为画面耳。《武林旧事》所记有《像生爨》，疑为戏虾鱼师子之类。

“宣南洗象迎初伏，万骑千车夹水看。法驾旧仪从卤簿，玉泉新涨试波澜。蒲甘国破封难复，莽氏民存业遂残。留汝南荒遗老在，可堪有齿已先寒。”此闽县郑苏堪（孝胥）《己丑年观洗象》诗也。京师象坊，例以六月于御河洗象。缅甸、越南，本中国属国，每入朝，象队列为贡品。自英吉利灭缅，法兰西灭

越南，朝贡遂绝。光绪中叶，鹵簿象队仅存，吾曹在都观大驾出，已仅有二象。末年遂绝迹。

苏堪《龙州杂诗》云：“一旅当边锁，中朝意甚轻。痞氓殊未活，强对况难撓。坐见前车覆，甯论卧榻争。官家方省事，付与老诸生。”时方为广西边防督办也，在龙州凡两年余。武进孟莼孙为其幕客，著有《广西边事旁记》。今此书流传于坊间者已罕矣。龙州督师，固是重寄，然事多掣肘，政府又非有收复属国之意，等之冗官。故其在龙州之诗，多牢骚抑郁之辞，自比于窜身南荒。庐江吴彦复（保初）曾有句调之曰：“诗人而为边帅，房复见于今。”盖苏堪尝与人书，有以诗人而为边帅之语。

苏堪自龙州还，终慈禧垂帘之日，遂不复出。于海上筑海藏楼，有终焉之志。前此虽有海藏之名，而未尝有楼也。娶女伶金月梅为妾，后复放去。其在龙州，有（抱膝）绝句云：“抱膝南荒老不才，只应怜敌化疑猜。云鬟緘札今俱绝，海内何人更见哀？”自注云：“余旧有诗云：‘海内相哀能几辈，殷勤緘札赖云鬟。’”又《杂诗》云：“年光如逝水，流落付一叹。卷中有崔徽，緘封不能看。”盖皆为金月梅作也。

“酸儒不值一文钱，来访瘿公涨海边。执袂擎杯无杂语，喜心和泪说彭媯。”“彭媯不独怜才耳，谁识彭媯万劫心？吾友堂堂终付汝，弥天四海一沈吟。”又甯陈伯严吏部三立《过天津戏赠瘿公》诗也。瘿公者，庐江吴彦复之别字也，非顺德罗东（{曰融}），罗较彦复同时而稍后。彦复为吴提督长庆之第二子。先是，海内有三公子之目。三人者，一陈伯严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；一陶鞠存（葆廉），陕甘总督陶模之子；一谭复生（嗣同），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，皆以其父在官而子能通达时务目之。其后又有四公子之目，则陈陶而外，加丁日昌之子叔雅（惠康），及彦复，则皆能诗者也。而丁巡抚、吴提督皆久物故，是时陶总督、陈巡抚亦歿矣。彦复官刑曹，值光绪亲政，下诏求言。草陈时事疏，言人所不敢言。尚书刚毅览之不悦，抑不得上，遂弃官南归。疏言：变法自强，必人主奋发有为，毋与宫人宦寺狎昵，以博弈演剧为戏乐，斯能进贤远佞，而权不下移。诸言变法者，徒膺举庶政，效法泰西强国，役之于彼而忘其本，无异于徙宅遗妻，主权下移，则贪墨者得因缘为奸，忠愤者或矫枉过正，驯至天下大乱。且曰：权不在君，必移于其臣；权不在臣，必移于其民；权不在民，必将移之外人。有权之国强，移权之国殃，无权之国亡。今此疏载在其《北山楼集》中。彦复当庚子、辛丑间，寓沪之梅福里。其门联有曰：“卜居梅福里，未上杜根书。”盖谓其疏抑不获上也。庚子后，天下事更不可为，遂沈溺于醇酒妇人，益自颓放。彭媯者，本沪妓，彦复纳之。愈穷困，乃移居天津依袁世凯。后竟病偏废，卧床数岁而歿。



陈伯严《哭薛次申》诗云：“锦衣玉貌过江人，几蹶尘埃剩我亲。万憾都移疽发背，九原更恐债缠身。羽毛自惜谁能识？圭角难磨稍未纯。此后溪桥候明月，一披萧卷一酸辛。”自注云：“君弥留时，以萧尺木书画卷子见遗。言后都我也。”又有《还金陵走视次申雨花台殡宫》五言云：“寻常客还时，谍门君踵至。今我万里归，不闻枉车骑。君果安往耶，魂定旋拭泪。本期亲执紼，愆策十日讵。越晨造殡宫，绕郭云麓异。飞扬铙吹声，蓊郁草木气。僧寮横两棺，殉姬列其次。漆光扬蛛丝，扞拂中如醉。争衡夸毗场，余此野哭地。亘古谁无死，嗟君死颠蹶。生世所遭际，只供疽发背。肮脏排世人，独结尘外契。宿昔促膝言，沈沈在肝肺。乘兴泛酒舫，月桥每联袂。闲游侣亦失，衰蹇更何冀。掩帷立空，仰警冥鸿逝。”次申为四川兴文人，署两江总督薛颢唐（焕）之子。光绪间以道员需次江苏。其歿也，以背疽溃不获治。歿之前一日，其姬人仰药殉，秦淮妓也。

刘斂《中山诗话》云：“鞠，皮为之，实以毛。蹶蹋而戏。（见《霍去病传》注：‘穿城蹋鞠。’）晚庐已不同矣。归氏子弟嘲皮日休曰：‘八片尖皮砌作球，火中潭了水中揉。一包闲气如常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’今柳三复能之，述曰：‘背装花屈膝，白打大廉斯。进前行两步，踉后立多时。’柳欲见晋公，无由。会公蹴球后园，偶进出，柳挟取之，因怀所业，戴球以见公。出书再拜者三，每拜，球起复于背膂幞头间。公乃笑而奇之，遂延于门下。”予案蹴球之戏甚古。尝见元人画《宋太宗蹴球图》，持竿，其末作曲柄状，正类今欧洲哥而夫球所用竿状，亦于平地为之。余近赋哥而夫球诗曰：“一隅之地叠小邱，学作常山蛇势修。步驾桥屋施层楼，侏儒虽捆不得游。曲柄倒置短竿头，持蹴弹丸通以沟。眼中儿戏行且休，英相老死谁复优。”末语指英吉利前内阁张伯伦也，张伯伦最喜蹴哥而夫球。《汉书》：霍去病穿城蹋鞠。“穿城”未知何云。其类今之哥而夫球穿地为沟耶？《史记》：处后蹴鞠。则非一人戏，亦有比赛也。《唐音癸签》谓唐变古蹴鞠戏为蹴球。其法植两修竹，高数丈，络网于上，为门以度球。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。则又有类于今之篮球、足球矣。

“小章费尽磨碧手，钿阁精镌玉璇钮。漫嫌石量过轻纤，绝艺双双今罕有。东来海客苦搜寻，块两价重如黄金。估人贪大不取小，周人胡卢笑不禁。”此余昔赋韩约素小印诗也。印高大不及半寸许，石质为田黄洞，小璇钮为杨玉璇所镌。今人评田黄过两以上则价昂，且必老坑，新坑不值价也。老坑者，康熙间陈日浴所采，当时佳者已掘尽。郑杰《药炉集》旧载有《寿山石谱》，云：“卞二济《寿山石记》云：寿山在重峦复涧中，距福州府治六十余里，有坑名‘五花’。《志》云：所产石类珉。《志》语未详。尝窃访之旧闻。宋时采

取病民，有司上言：请得以巨石塞坑路。由是取之者少，即得之者亦不甚示实于人。迩来三、四年间，射利之人，尽手足之能，凿山博取，而石之精者出焉。间有类玉者、珀者，玻璃、玳瑁、朱砂、玛瑙、犀若、象焉者。其为色不同，五色之中，深浅殊姿。别有绀者，螭者、绮者、缥者、葱者、艾者、黝者、黛者；如蜜、如酱、如鞠尘者，如鹰褐、如蝶粉、如鱼鳞、如鹧鸪斑焉者。旧传艾绿为上，今种种皆珍矣。其峦波浪，毅纹膩理，隆隆允允，千态万状。可彷彿者，或雪中叠嶂，或雨后遥冈；或月淡无声，湘江一色；或风强助势，扬子层涛；或蒲萄初熟，颗颗霜前；或蕉叶方回，幡幡日下；或吴罗扬彩，或蜀锦向文。又或如米芾之淡描，云烟一抹；又或如徐熙之墨笔，丹粉兼施。噫！亦异矣。夫土出之宝，无胜于玉。按王逸曰：赤如鸡冠，黄如蒸栗，白如截肪，黑如纯漆。而兹石之美，何必不然？又《滇志》：点苍之石，白盾青青，具山水草木之状。今施诸屏风几榻，只一色耳。其精莹滑润，不如也。由是观之，元真备其采色，疑若帝遣鬼工，挟南海蚌泪之属，深入暑珂，雕镂点染而复然者，甚矣。造物化工，其不可思议至如此也。或曰：量其大小轻重，而数倍其值。岂价欲比玉耶？予曰：玉所以贵者，坚而不脆，叩之则鸣。使兹石亦坚而有声，何必曰斌玖，何必曰琨珉也。且玉之至美者不贻，兹为价仅数倍；近世士大夫取青田为章，甚且计两而二三其缗，顾孰与兹石尤陆离满目也。或曰：丹砂、云母、空青之属，利用于人，兹用果奚利？予曰：充玩好也。独不日玉卮无当，有万镒时乎？昔者灵璧之石，米元章尚，乃袖而爱之。使其当此，殉之性命，且何如矣。予友陈越山、林道仪、彭木压、石鍾林、陡庐兄弟，率购藏之。每为予陈于几案，俨游山阴，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使人应接不暇。予贫不能购，聊记一则，以常藏石，庶天下知闽之奇如此。杰按：迩日人所争重者，白田为最。（情似羊脂玉，偶有红筋如血缕。即高云客所云皎洁则梁园之雪，温柔则彩燕之肤，入手使人心荡。）次黄田，（通黄如烂柿者佳。更有淡黄一种，间有红筋，亦他石所无。又有连江一种，质硬性燥，多裂纹，历久变黑色，不堪持玩。初出时，人竟为其所愚。）（次水洞，）（一名鱼脑洞，透明如水晶。质膩性滑，即高云客所云白濯濯如冰雪澄，沁人心腑。更有黑色者，为牛角洞，尚易得。又有一种天蓝洞，不多见，即高云客所谓出青之蓝，蔚蔚有光是也。）次艾绿，（色如艾叶初生，青翠可爱，不可多见。大者尤难，谢在杭品为第一。）次党洋洞，（精莹略似水洞者为上。又有黝色者，五色者，奇色者。色虽不一，而质本温润，较胜他石。）次高山洞，（透明媲于水洞。有挂红者，有红白夹半者，有奇色者，惟质实者为下。）次都灵洞，（五色烂斑，温纯深润，闽人罕能辨者。即高云客所谓郊原春色、桃李葱龙是也。）次芙蓉洞，（质如于阗白玉，嫩而脆。将军洞为上，半山次之，质粗

而多砂者为下。更有红黄紫及各奇色者，雕土象其形势，雕琢人物山水，奇妙欲绝。即高云客所谓瓜瓞红白者是也。）次月尾紫，（以青紫光赋为上，大者甚难得。猪肝色者不足取。）次奇岗，（岗音良。质坚而情理可爱，五色烂漫。即高云客所谓霞红云青相杂者是。）石之佳，大概有此数种，俱产水坑，然而已绝响数十年矣。近之所售，皆发之山蹊。姿色合然，体质坚燥，虽有五色花纹，不耐赏鉴。余素有石癖，积三十年，大小得五百枚，皆吾闽先辈所遗留。钮多出之杨玉璇、周尚均二家所制。随嘱友人林雨苍篆章，石既陆离斑驳，无妙不臻，章复规秦摹汉，诸法咸备。一层玩间，真觉心神俱爽，摩挲不忍释手。因集《注韩居印存》一册，附列钮式，注明石品。斯邈不作，篆隶失真，习篆不能研究说文，习隶不能规抚汉室诸碑，下笔全无古法，而图章尤不可问矣。余友林雨苍耽金石，工六书。篆法李丞相，廓落方圆；隶法蔡中郎，方劲古拙，久为世重。所作图章，直绍三桥宗派。镂金划玉，文朴艺工，譬若断璧残圭，古色可挹。雨苍著有《印史》、《印商贞石》前后篇，及为予制《印存》，可与薛穆生《汉灯》、练元素《名章汇玉》二谱，并垂不朽。”予案今人称洞作冻，此误书同音字也。据郑氏所记诸洞名，当作洞。卞氏谓旧传艾绿为上，今种种皆珍。邓氏则谓迹日重者为白田，黄田第二，水洞第三，而艾绿居第四。毛西河《后观石录》，记有艾叶绿二，白花鹰背二，皆杨玉璇制钮。白花鹰背二，又名“灰白花锦”，则名目繁多，不属于产地之分析矣。鸡血石诸书不载其名，其亦白花鹰背之类耶？

“一年不见灵鹩子，风调平生遂渺茫。地下精魂应聚泣，人间疟鬼果猖狂。青蝇吊客言堪痛，苍狗浮云事可伤。高谊自惭输范式，素车谁叩汝南丧？”“沈冤未敢诉天阍，帝遣巫阳召楚魂。画饼声名真自累，盖棺功罪竟谁论！明堂异日思前席，幽室何年照覆盆？料有据床人更恻，白头挥泪视诸孙。”此仁和吴董卿（用威）挽江建霞京卿标诗也。建霞为湖南学政，继之者徐仁铸，皆朝官中之能持清议者。其在湖南，主张维新。值湘抚陈宝箴力行新政，为湘士之旧派者所不悦。及戊戌事变，同时被黜。未久徐、江遂先后逝世。建霞死，其母尚在，故末语云云。董卿与建霞交谊至深，方建霞初入词林，回苏籍，过沪，流连数旬日。其赠送知交联扇，悉为董卿所代笔，董卿固善书。今市间有鬻建霞墨迹者，多董卿行书，识者亦莫之辨也。

长沙袁叔舆（绪钦）《酬伯严兼柬实甫》诗云：“裙屐当年画戟门，闲园花树绿成村。听鹧水榭铜拖，试马春城玉勒喧。慧眼人天金屋艳，诗心仙佛锦囊魂。黄衫年少函楼客，各有东风断梦存。”注云：“伯严初居长沙闲园，予与实甫居培芝书屋。宅中有楼曰憩云楼，亦曰函楼。时伯严年二十一，予年二十，实甫年十六。”此诗载在陈伯（锐）《门存诗录》。三人者，皆少年已有盛

名。伯严居闲园时，其父右铭中丞，尚系以知府需次湖南也。函楼则实甫父笏山方伯宅。伯又有《庖碧斋杂记》，尝忆中有一则云：汪穰卿似龙国太，文芸阁似屠户，陈伯严似尼姑，江建霞似理发师，袁叔舆似成衣匠。少年意气，同人互有品题。细思之，身分都略相似，亦谑而虐矣。又一则云：人言易实甫诗如五十岁神童，樊云门诗如六十岁美女。盖自少至老，搔首弄姿，矜其敏秀，为诸名士所不能及。前者拟其举止形状，后者拟其才调，此二则可入《世说》“排调类”。

《门存诗录》载有文道希诗六首，为叶誉甫印其遗集所未收，亟录于此。《阅门存倡和诗戏题二律》云：“高谈咫尺近元门，何事来寻学究村？俗士晴窗窥日少，老夫午枕听涛喧。江山浩浩方招隐，风雨萧萧也断魂。谁到金华重问讯，牧羊仙客至今存。”“诸君才力近苏门，诗派犹应薄后村。广莫风来多震荡，洞庭乐奏异啾喧。试赓太白《飞龙引》，重起庄生化蝶魂。一卷了然参世变，游虽逝钓丝存。”又《诸君和章不至复奉一首促之》云：“儿戏从来笑棘门，徵兵直拟到团村。回风转海澜初起，明月悬天夜不喧。锺卓千寻销王气，清溪一曲吊芳魂。江山如此诗情冷，可奈高斋旧句存。”又《自题元史详节复用前韵》云：“曾见兵威过铁门，角端遗事记南村。时来瀚海风云变，运去和林鸟雀喧。乞瓦城追战绩，班朱河水壮英魂。四千年内论人杰，俯仰犹钦霸烈存。”又《郊行书所见》云：“客行修竹不知门，鸟没平芜尽处村。被陇麦苗晴后雨，出林钟梵寂中喧。人耕下方畚草，市近清明欲礼魂。市处久思农业乐，瓦盆敲破古风存。”又《偶书》云：“谪居不望濯龙门，幻梦初回恶犬村。四海久嗟秦客赘，一廛甯避楚人喧。家无儋石堪容傲，地有兰茝足醉魂。满鬓霜华休便老，伯阳且喜舌犹存。”

俞恪士《甲午除夕登台北城楼诗》云：“瘴外日光芒角动，残年出户昼常阴。寥天有此登高兴，暮雨飘残隔岁心。役役谈兵清议在，冥冥入世几人深。迷离爆竹千家晚，钶孔光阴耐苦吟。”此其光绪甲午从巡抚唐景崧在台湾时所作也。甲午之役，和议成，台湾割让与日本。是时唐巡抚不奉朝命，遂告独立。唐自为伯里玺天德，恪士为其内阁阁员。逾年不支，皆内渡。恪士又有《登厦门南普陀和易实甫韵》云：“登临初见海嵯峨，回望神州感逝波。坐久自疑趋大壑，再来应恐泣磐陀。愁边草树天风急，泪眼乾坤落照多。今日五洲成大梦，独留残梦在岩阿。”此诗则乙未自台内渡时所作也。易实甫时亦从唐在台湾。其在台湾诗，谓之《魂南集》。恪士、实甫皆善为滑稽诗，实甫《戏谑张文襄之洞》诗有云：“三十三天天上天，玉皂头戴平天冠。平天冠上竖旗杆，中堂坐在旗杆巅。”传者无不发噱。伯《褒碧斋杂记》，载有恪士滑稽诗一则云：“岁辛丑，余需次江甯，僦居乌衣巷。一日饮集同人，待俞恪士不至。旋以

诗来辞云：‘寒风吹脚冷如冰，多恐回家要上蹬。寄语乌衣贤令尹，腌鱼腊肉不须蒸。’“轿夫二对亲兵四，食量如牛最可嫌。轿饭若教收八折，龙洋八角太伤廉。’轿饭，京师谓之车饭钱。虽每名只搞一角。然南京宴会，如座客有道台五七人，亲兵之外，尚有顶马伞夫，开销动辄百余名。跟丁则每名倍之，或竟有需索者。廉员请客，固不易也。”恪士所作滑稽诗尚多，惜予不能记忆。